

局外人

不知道像这样套用大作家成名作的题目是否有抄袭的嫌疑，但写下这些文字的理由又确实是来自这部作品，这也可以算是读后感想的一个合适的题目了。

上一次有提笔写些什么的冲动只在几天前，那时候热统考完过了一天，晚饭后逛了一遭校园，因还有一门固体要考，虽然有心，却实在没有时间去写，而等到考完后再提笔，却发现那样的心情已经不在，即使勉强自己，也写不出想要的东西来。

于是今天乘着嘴里的咖啡味道还在，要抓紧把这样的感触记录下来才好。

我喜欢写荒诞的故事，从高中起才是这样。初中时也曾沉浸于用优美的词藻堆出看上去高贵而又优雅的文章。但那时不知道是谁，大概是有一个语文老师，对我提了一句：你这样子写出来的文章看不懂啊。后来才想到文章写出来是给人看的，看不懂的文字自然失去了它们作为文字的意义。再后来上了高中便崇尚起鲁迅、朱自清那些人的文章了，好懂，但很有力道。

高中作文也就养成了一种用很简单的句子写很简单的故事的习惯。写故事大概是因为生活中能给人去亲身经历的趣事太少，而凭着空壳一样的心情写成的议论又实在言不由衷，于是能写出自己所感的荒诞的故事便成了最好的练笔材料。

如果你写的故事很精彩，有人愿意花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去看，你会很高兴；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人看，你也不会失落，只要那故事是你真正愿意把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情发泄出来的一个载体。

看别人的文章是花费自己的时间，窝在宿舍里打游戏、看电影也是花费自己的时间，令人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倾向于选择后者，以至于只愿意在毕业之前的几天才好好地把自己生活了四年的校园逛一遍。其实逛这一遍的目的大多无他，不过是想在多年后翻出相册时，能给那时的对话者讲述自己曾在怎样的校园里学习、生活过。不过容易想见这种讲述该会有多么苍白，毕竟只要那位对话者好奇心稍强，就照片中某处的一个细节发问，便会让那位侃侃而谈的讲述者无言以对。

就比如说，校园里的荷花什么时候开始开的，什么时候会开始败？老图两边的两排房子是用来干嘛的？三教后面的院子里是不是哪天会有哪位物理教授跟学生们一边品茶一边谈天说地这样的问题。其实之前那次有写文章冲动的题目就本想拟为：一朵荷花从开放到完全凋谢的时间不过三五天。之所以想起这样的题目，可能也是受了一些日本的创作人给电影、电视剧起名字习惯的影响。

我不知道今天下午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想去咖啡店里坐一坐的，大概只是为了想在自己平淡的小学期生活里做上一点没那么平淡的尝试。不过这确实是一次很值得的经历。你点上一杯咖啡，坐下来，就仿佛把外面的世界关进了精神时光屋（详见七龙珠），等你一晃神的工夫外面其实已经过去了两三个小时。

咖啡和闲书或者报纸是很搭的，因为这里面都是那种不需要读者动用太多逻辑的很简单的文字。刚拿上手的那本《东方快车谋杀案》就是因为它太厚，被我很快放弃掉了——在这种氛围里也实在很难花上一段时间去琢磨“谁是凶手”这种要动太多脑筋的问题。

于是经常光顾的带我过来的舍友递给了我一本他高中时读过的小说，《局外人》。很薄，能看下去，被考试周书本上需要记忆的一道道冗长的公式折磨过后的我对这本书只是有这样的初印象。

如果下面开始写书的内容，这便成了一副最不讨人喜欢的读后感的模样了。书的内容自然可以通过看书评、简介方便地得到，写在读后感里实在是一种多余的东西。在咖啡店里读书，让人感兴趣的不仅是书的内容，可能更多的是读着书时能听得到的旁人的闲聊。

这样的闲聊多是旁人所闻的旁人的旁人的八卦，八卦之中更多的又是男女感情上的八卦。之前我一直好奇为什么好些文章，尤其是名作里，总要涉及一点男女之间的感情，甚至有些要对此大加描述。但我自己之前很少写到，一方面感觉对文章的表情达意大多无所帮助，另一方面也确实没有经验和自信能写出有感觉的故事。

当然这本书里也出现了类似在游泳时，认识不久的男职员枕在女职员的肚子上，女职员也对他没有反感，而后在看完电影成为男女朋友这样的描写。然而在这篇文章里这一段的描述还是很重要的，至少可以成为一个简单过活的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存有的不多的好的回忆。

人总要尝试一些对自己生活无害的（若或许也是无益的）东西，这样的想法可能是驱使很多人去做一些看上去不能么理性的决定的缘由。更何况没有人要求人必须是绝对理性的生命体，就像没有人规定写出来的文章必须要有层次结构一样。

这样突然想起某位相识七年有余的朋友，在高中毕业时曾说过上大学要在自己的空间里发些平时写的文章来着，三年过去也不知发了多少。不过我知道如果像精准的机器一样，一直保持着—个理智清楚的头脑大概是写不出让人有感觉的文章的，估计也不太可能会做出有趣的科研结果。

所以我才会感谢那个带我去咖啡店的舍友，让我能在考后把备考时的理性先晾他一会儿。这样—想，之后道别前那句情不自禁的，多谢，老铁，大概也不只是为他下午请我的那—杯咖啡吧（笑）。